从满文《喀木地方一统志》看清廷对康区的地理认知①

张　阅

[摘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珍贵的满文地理志文献《喀木地方一统志》，文章在对其进行全文翻译的基础上，指出该书对研究康区历史地理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该书是康熙《大清一统志》"喀木"部分的蓝本，且较之后者更为详细准确；与《皇舆全览图》共享很多地理信息，二者各有千秋，但在记载人文地理信息方面，更胜一筹。该书反映出清廷对康区地理情况及战略地位有着十分详细的了解。它的成书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康熙朝清廷经略西藏密切相关。

[关键词]　喀木地方一统志；满文文献；巴塘；西藏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9)03－0165－15

喀木，为藏文ཁམས།的音译，又译作康，满文作k'am(喀木)或wargi k'am(西喀木)。喀木(康)是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之一，其地理范围一般指鲁共拉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拉山以南、高黎贡山以北的地区。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喀木地区主要涵盖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全部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部分。喀木位于汉藏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多种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明末清初时，就先后处于白利土司、和硕特汗廷和清朝的控制之下。可以说，在明末清初西藏史、蒙藏关系史及边疆经略史研究中，喀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对象。除了汉文、藏文史料以外，近年来满文蒙古文史料的发掘，为这一领域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本文涉及的满文《喀木地方一统志》，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满文《喀木地方一统志》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③该书为黄色封皮，满文题名"wargi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藏档案馆藏蒙古文档案研究"(项目批准号：16BMZ018)阶段性成果。

② 石硕：《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J]，《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92页。

③ 其版本等简要信息，见于李德启编、于道泉校：《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M]，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年，第47页；邓衍林编：《中国边疆图籍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19页；富丽编：《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M]，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第164页；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黄润华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28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k'am ba i i tung jy bithe",按照字面应翻译为"西喀木地方一统志"。全书共64个半页,依次记载了喀木之城十三(k'am i hoton juwan ilan)、山水(alin. bira)、寺庙(sy. miyoo)、山岭之属(dabagan hacin)、津梁(dohon. kiyoo)、物产总纲(ba na ci tucike jaka i šošohon)及在喀木之青海王贝勒台吉拥有之唐古忒人数目(k'am bade tehe huhu nor i wang beile taijisai tanggūt ursei ton)共8类地理信息。尽管《喀木地方一统志》曾被多种工具书著录,然截至目前仍未见有对它的专门研究,其史料价值尚未被发掘出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为此,笔者不揣谫陋,在对其进行全文翻译的基础上,对这部珍贵满文文献展开研究,充分揭示其史料价值,以就教于方家。

一、《喀木地方一统志》与康熙《大清一统志》的关系

《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等工具书仅提到《喀木地方一统志》为康熙年间抄本,但它成书的具体年代却并无涉及。该书开篇在述及喀木历史的时候说:"占据喀木之地后,固始汗将其奉献给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布桑扎木苏,至今已历70余年。"众所周知,固始汗于1640年消灭白利土司,1642年把西藏十三万户全部献给五世达赖喇嘛,其中自然包括喀木地区。那么,1642年在历时70余年之后,为1713—1721年(康熙五十二年至康熙六十年)之间,《喀木地方一统志》成书在康熙晚年当无疑义。下文将会详细提及,通过对比《喀木地方一统志》与铜版《皇舆全览图》的地理信息可以发现,铜版《皇舆全览图》满文地名异写、简写较多,不甚规范,而《喀木地方一统志》的满文地名相当规范。铜版《皇舆全览图》完成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故笔者推测《喀木地方一统志》的成书时间应略晚于铜版《皇舆全览图》,当在康熙五十九至六十年(1720—1721)之间。

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下诏纂修《大清一统志》,后修纂工作时停时续,最终于乾隆五年(1740)书稿完成,乾隆十六年(1751)武英殿刊刻,即是康熙《大清一统志》。①康熙《大清一统志》共356卷,其中第352卷为西藏,内有部分内容涉及喀木。

由此可见,《喀木地方一统志》成书要比康熙《大清一统志》要早。那么,《喀木地方一统志》和康熙《大清一统志》喀木部分有什么关系呢?王大文认为,《喀木地方一统志》应是康熙年间纂修《大清一统志》的附属产品,可能是西藏地区移送纂修《大清一统志》的档册资料或进呈皇帝御览的稿本。②王大文未研究过《喀木地方一统志》,其观点系出于推测。不过笔者在详细比较二者后发现,王大文的推测基本正确,《喀木地方一统志》确与康熙《大清一统志》喀木部分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喀木地方一统志》是康熙《大清一统志》喀木部分的蓝本,同时康熙《大清一统志》在编纂过程中,对喀木部分作了很多删减,还出现了一些讹误,其史料价值无法同《喀木地方一统志》相提并论。

下面,笔者依照《喀木地方一统志》内容的顺序,对二者进行详细比较。

(一)喀木概况

《喀木地方一统志》:

> 喀木之地,在卫东南八百三十二里,原为唐古忒之白利汗所占据。此后,固始汗获得青海地区,将白利汗消灭,占据喀木之地后,固始汗将其奉献给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布桑扎木苏,至今已历七十余年。喀木之西界,距卫之东南八百三十二里,自弩卜公拉岭始,东界至雅砻江畔,有一千四百里,与策凌扎布、策凌公木布之属地毗连。北界木鲁乌苏江畔至南界噶克拉冈里大雪山,有一千七百里,与罗喀卜扎部扪匝龠之属地毗连。西北界自与青海毗连之索克宗城至东南界之白口塔城关,有一千八百五十里,与云南毗连。东北界自与青海毗连之阿克多穆拉山至西南界之塞勒麻冈里大雪山,有一千五百里,与噶克布部唐古忒属地毗连。

① 王大文:《康雍乾初修〈大清一统志〉的纂修与版本》[J],《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2—344页。
② 同上,第345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康熙《大清一统志》:

喀木,在卫东南八百三十二里。近云南丽江府之北,东自鸦龙江西岸,西至努卜公拉岭。卫界一千四百里。南自噶克拉冈里山,北至木鲁乌苏南岸,一千七百里。东南自云南塔城关,西北至索克宗城西海部落界,一千八百五十里。东北自西海部落界阿克多穆拉山,西南至塞勒麻冈里山,一千五百里。①

两书关于喀木四至的记载基本吻合,但《喀木地方一统志》更详细些,且简要述及了喀木的历史,而这恰恰是断定《喀木地方一统志》成书的最关键证据,这是康熙《大清一统志》所没有的。

(二)喀木之城十三

《喀木地方一统志》与康熙《大清一统志》均记载了12座城,除了《喀木地方一统志》作"巴城"(ba hoton),康熙《大清一统志》作"巴塘城";《喀木地方一统志》作"薄城"(bo hoton),康熙《大清一统志》作"薄宗城"这两个差别外,其余11座城的名称和方位记载完全一致。但是,《喀木地方一统志》还记载了每座城的宗本、定本官员数量、唐古忒人口数及军队数量,而这些内容康熙《大清一统志》则付之阙如。《喀木地方一统志》关于每座城中掌管行政的官员宗本数量、掌管军事的官员定本数量及人口数量、军队数量的记载,说明清廷对喀木地方的行政情形相当了解。

为行文简洁,下面仅列举"苏尔莽城"一例。

《喀木地方一统志》:

苏尔莽城。在巴城西北八百里。宗本二员,居住城中。定本四员,居住村寨。唐古忒人六百余人,内有军队二百人。

康熙《大清一统志》:

苏尔莽城,在巴塘城西北八百里。

(三)山水

《喀木地方一统志》共记载山(alin)26座、峰(hada)1座、河(bira)11条。康熙《大清一统志》均有记载。但是,在记载名称、方位与里程时,有些与《喀木地方一统志》有所出入,兹将有出入者列出。

(1)索克山:《喀木地方一统志》:"在索克宗城之北七十里。"康熙《大清一统志》:"在索克宗城东北一十九里。"

(2)尼木布春木布立冈里雪山:《喀木地方一统志》:"在薄宗城之南一百七十里。"康熙《大清一统志》:"在薄宗城南七十里。"

(3)郭拉将噶尔顶山:《喀木地方一统志》:"在里塘东南九十五里。"康熙《大清一统志》:"在里塘东北九十五里。"

(4)匝噶里嘛呢图峰:《喀木地方一统志》:"匝噶里嘛呢图峰。"康熙《大清一统志》:"匝噶里嘛呢图崖。"

(5)多克楚河:《喀木地方一统志》:"在节达穆城以东八十里。源出节达穆城以北三百五十里。"康熙《大清一统志》:"在节达穆城东八十里,源出节达穆城北二百余里。"

(6)里楚河:《喀木地方一统志》:"在里塘以北三里。源出里塘城西北一百七十里。"康熙《大清一统志》:"在里塘城北三里,源出里塘城西北一百五十余里。"

(7)鄂宜楚河:《喀木地方一统志》:"在匝坐里冈城西。源出匝坐里冈城西北三百四十里之纳兰岭。"康熙《大清一统志》:"在匝坐里冈城西,源出城北三百里纳兰岭。"

这7处不同,除第六处"里楚河"两者记载差距很小不好判断以外,其余6处,依据《皇舆全览图》,可

① (清)蒋廷锡、王安国等纂修:《大清一统志》[Z]卷352,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九年活字本。以下征引康熙《大清一统志》的内容,同样来自此版此卷,兹不再一一注释。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判定《喀木地方一统志》的记载更加准确。康熙《大清一统志》成书较晚,在转抄《喀木地方一统志》的记载时,难免发生个别讹误。如"匝噶里嘛呢图崖",显系把"峰"错抄为"崖"。而目前西藏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据的仍是《大清一统志》,应吸收《喀木地方一统志》的正确记载,纠正《大清一统志》的讹误。

(四)寺庙

寺庙部分,《喀木地方一统志》和康熙《大清一统志》记载的详略程度差别更大。康熙《大清一统志》对寺庙的记载相当简略,仅提及有名之寺庙9座及无名之寺庙21座。而《喀木地方一统志》则详细记载了31座寺庙,且涵盖了每座寺庙的方位、修建年代、修建人、喇嘛数、属庙数等信息。兹列举几例,以说明两者记载的差异。

(1)有关敕名净修寺的记载

康熙《大清一统志》仅记载了康熙四十二年敕名的寺庙5座,而事实上当时敕名的寺庙一共6座,《喀木地方一统志》恰恰记载了康熙《大清一统志》缺载的净修寺:

> 在罗隆宗城之南三百里。康熙十三年,由济咙阿旺贡楚克尼玛修建,取名噶勒丹都卜策丹林。康熙四十二年敕名净修寺。喇嘛一百五十人。

(2)有关叉木多庙的记载

《喀木地方一统志》:

> 在匝坐里冈城之北三百八十里。已历二百八十一年。红蛇年,由江萨姆席喇布藏布喇嘛修建。八十七年后,由帕克巴托瓦敦丹喇嘛重修扩建。该寺拥有小庙十三座,喇嘛共四千三百人,坐床喇嘛二人,喇嘛管辖民众。民众七千人,内有军队七百三十人。

康熙《大清一统志》:

> 叉木多庙,在匝坐里冈城北三百八十里,所属小庙十三处。

(3)有关其余有名寺庙的记载

除了敕名寺庙6座及拥有属庙之寺庙4座外,《喀木地方一统志》还记载了21座寺庙,且详细程度不亚于上述10座寺庙。而康熙《大清一统志》只有一句记载:"其余境内有名之庙尚有二十一处,皆近时所建。"

寺庙部分,康熙《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不但过于省略,而且"皆近时所建"也不符合事实,只要稍稍比对《喀木地方一统志》的记载就可知道,这21座寺庙多有数百年历史者。《喀木地方一统志》的记载相当详细,依据它可以复原当时康区的藏传佛教历史地理。

(五)山岭之属

《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了7座山岭,分别为弩卜公拉岭、沙鲁拉岭、噶克冈里岭、疆固拉岭、玛木拉岭、朗萨尔拉岭和多色宜拉岭。而康熙《大清一统志》只记载了前4座。且前者不但记载了山岭的方位、里程,还记载了该岭是从何地至何地的必经之地,说明清廷相当重视喀木去西藏、青海的交通路线,而康熙《大清一统志》不载交通路线。下面列举一例:

《喀木地方一统志》:"弩卜公拉岭。在达尔宗城西北三百里。为喀木和卫地交界。从西卫至喀木要翻越此处。"

康熙《大清一统志》:"在达尔宗城西北三百里。为喀木、卫地之交界。"

(六)津梁

《喀木地方一统志》一共记载了4座渡口和3座桥梁,康熙《大清一统志》记载数目与此相同。不过"索克萨姆木桥"一处有差异。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喀木地方一统志》:"索克萨母木桥。喀喇乌苏之木桥。在索克宗城以南七十里。西藏之人去青海要经行此处。"

康熙《大清一统志》:"索克萨母木桥,在索克宗城七十余里喀喇乌苏岸。"

有关津梁的记载,仍是《喀木地方一统志》更胜一筹。与山岭一样,《喀木地方一统志》同样记载了津梁是从何地至何地的必经之地,这些内容康熙《大清一统志》没有。有关"索克萨母木桥"的记载,显然康熙《大清一统志》缺漏了"以南"2字。

(七)物产总纲

《喀木地方一统志》对物产的记载非常全面,共分13类,每一类下各有数种至十数种物产不等,此处不再赘述。

康熙《大清一统志》则只有下面一段话:

> 金出金沙江,银、铜、铅已上皆出喀木;石青、硼砂马品木达赖池旁出者最佳,有紫、黑二色;氆氇其类不一,各处皆有;盐有红、白、紫三种;牦牛、马、羯羊、天鼠俗名猞猁,已上各处皆有;青稞麦、大麦、莞豆、豆已上各处皆有。

(八)在喀木之青海王贝勒台吉拥有之唐古忒人数目

《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了青海和硕特部达延台吉、戴青和硕齐、拉藏汗、墨尔根戴青等在喀木之所属人户数。康熙《大清一统志》对此没有记载。

通过上文的对比可以看出,《喀木地方一统志》和康熙《大清一统志》喀木部分有着非常明显的渊源关系,二书体例基本一致,记载内容之顺序差异也不大。可以确定前者是后者纂修时依据的蓝本。所不同的是,康熙《大清一统志》在承袭《喀木地方一统志》的时候,作了大量删减,且在转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讹误,这就使得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康熙《大清一统志》成书以后,又相继纂修成乾隆《大清一统志》和嘉庆《大清一统志》,它们的部头、卷数较之康熙《大清一统志》又有增加,但关于喀木部分,却是全盘继承康熙《大清一统志》的记载,没有任何更新、增补。而它们依据的蓝本《喀木地方一统志》,却渐渐被历史遗忘了。

二、《喀木地方一统志》与《皇舆全览图》

康熙四十七年(1708),《皇舆全览图》开始测绘。经过近十年的绘制,于康熙五十六(1717)年完成木版舆图,但西藏及蒙古极西等地多空白。康熙五十八年(1719),完成铜版舆图,用满文详细标注了西藏和蒙古极西等地方。《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对当代和后世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①

上文已经提及,《喀木地方一统志》成书时间约为康熙五十九至六十年,与《皇舆全览图》的成图时间非常接近。那么,二者记载的地理信息,有哪些异同,何者价值更高,无疑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皇舆全览图》涉及喀木地区的舆图总共有4幅,分别为五排四号、五排五号、六排四号、六排五号。五排四号舆图中,雅砻江为喀木之东界,金沙江上游(名为"木鲁乌苏")为喀木之北界,喀木之地大致包括经度30—34,纬度西15—20之间的部分;五排五号舆图中,标注有喀木之西界,分别标注为"wei k'am jecen bergelan dabagan"(意为"卫喀木分界之博勒葛兰岭")和"wei k'am jecen wakcan dzaba alin"(意为"卫喀木分界之瓦克禅匝巴山"),喀木之地大致包括经度30—34,纬度西20—22之间的部分;六排四号舆图中,塔城关(ta ceng guwan)为喀木之东南界,喀木之地大致包括经度27—30,纬度西16—

① 汪前进:《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全国总图的绘制(代序)》[A],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康熙皇舆全览图》[C],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第1页。本文利用的《皇舆全览图》,均为此版本,兹不再一一注释。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之间的部分;六排五号舆图中,涉及喀木之地较少,大致包括经度27—30,纬度西19—21的部分。

下面,仍按照《喀木地方一统志》的顺序,对二者所包含的地理信息进行逐一比对。

(一)城(hoton)

城名	《喀木地方一统志》	《皇舆全览图》
巴城	ba hoton	ba hoton
达尔宗城	dardzung hoton	dardzung hoton
薄城	bo hoton	无
舒班多城	šubando hoton	šubando hoton
罗隆宗城	lorongdzung hoton	lolungdzung hoton
苏尔莽城	surmang hoton	surmang hoton
索克宗城	sok dzung hoton	sok dzung hoton
解冻城	giyedung hoton	无
匝坐里冈城	ts'a dzorg'ang hoton	dza dzorg'ang hoton
桑阿充宗城	sangga coidzung hoton	sangga congdzung hoton
滚卓克宗城	gunjok hoton	gunjokdzung hoton
节达穆城	jiyedam hoton	dungg'ardzung hoton
里塘城	litang hoton	tangg'ardzung hoton
噶克布之舒尔东城	无	g'akbo i šurdung hoton

《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了13座城,《皇舆全览图》记载了12座城。其中,二者记载完全相同的共有巴城、达尔宗城、舒班多城、苏尔莽城、索克宗城5座;满文写法略有区别,但不影响理解的有罗隆宗城、匝坐里冈城、桑阿充宗城、滚卓克宗城4座;《皇舆全览图》中没有记载节达穆城和里塘城,但记载了节达穆草原(jiyedam tala)和里塘草原(litang tala),而这两个草原旁边,就记载着dungg'ardzung hoton(东噶尔宗城)和tangg'ardzung hoton(唐噶尔宗城)两座城,其方位与《喀木地方一统志》的记载大致吻合,因此判断东噶尔宗城和唐噶尔宗城就是节达穆城和里塘城;薄城和解冻城《皇舆全览图》没有记载;《皇舆全览图》记载的g'akbo i šurdung hoton(噶克布之舒尔东城)①,则是《喀木地方一统志》所无。

(二)山、峰(alin,hada)

山、峰名	《喀木地方一统志》	《皇舆全览图》
东喇冈里山	dungla g'angri nimanggi alin	无
喇冈木克马山	lag'ang mukma alin	无
毕拉克喇丹速克山	birakla dansuk alin	无
索克山	sok alin	无
秦布麻尔查布马素穆山	cimbu marja bumsum alin	无
匝纳克山	dzanak alin	无
牧童山	mutung alin	无

① g'akbo i šurdung hoton位于《皇舆全览图》六排五号,桑阿充宗城西北方向,经度29—30,纬度西20—21之间。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布穆里山	bumri alin	无
麻穆佳木冈里山	mamgiyam g'angri nimanggi alin	无
家马隆立山	giyangma lungri alin	无
达雅里山	dayari alin	无
尼木布春木布立冈里山	nimbu comburi g'angri nimanggi alin	无
塞喇马冈里山	selama g'angri nimanggi alin	无
公喇冈里山	gungla g'angri nimanggi alin	gungen g'angri alin
察喇冈里山	cala g'angri nimanggi alin	无
噶尔布冈里山	g'arbu g'angri nimanggi alin	k'ata g'arbu hada
达穆永隆山	damu yoirung g'amgri nimanggi alin	damu yoirung alin
多尔济雨儿珠母山	dorji yuljum alin	无
卓摩山	jomo alin	jomo g'ari alin
巴特马郭出山	batma g'ucyi alin	batma g'ucyi alin
巴尔丹嵬柱山	baldan weiju g'angri nimanggi alin	无
噶穆布鼐山	g'ambunai g'angri nimanggi alin	gambunai hada
喇母立冈里山	lamari g'angri nimanggi alin	g'angri lamar alin
郭拉将噶尔顶山	g'ula jiyangg'arding alin	无
阿母尼甘萨穆山	amani g'asam nimanggi alin	无
那克硕忒山	nak šot alin	无
匝冈里嘛呢图峯	dzag'ari manitu hada	无

《皇舆全览图》中还标注了其他一些山、峰，是《喀木地方一统志》中所没有的，兹列一表：

《皇舆全览图》	《喀木地方一统志》	《皇舆全览图》	《喀木地方一统志》
r'imu alin	在介绍里楚河时提及此山，写作rimu	dza cugu gung alin	无
r'ingrangpuk alin	在介绍布拉宜楚河时提及此山	dza bayan hara alin	在介绍尼丫克楚河时提及此山
mamu bayan hara alin	在介绍尼丫克楚河时提及此山	niyan namanke alin	无
waka dadzo alin	无	jegun mukpu alin	无
sabandi alin	无	jam hada	无
k'ata g'arbu hada	无	imbu cuburi alin	无
dungu g'angri alin	无	dukla g'angri alin	无
tukri alin	无	gunagen g'angri alin	无
g'atala g'angri alin	无		

根据以上两表可以看出，《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了山、峰27座，《皇舆全览图》标注的仅有7座。其中，二者满文写法完全一致的仅有巴特马郭出山1座；有2座山的满文名字存在略写情况，分别是达穆永隆山和卓摩山。达穆永隆山，《皇舆全览图》的“damu yoirung alin”系《喀木地方一统志》“damu yoirung g'amgri nimanggi alin”之略写；卓摩山，《皇舆全览图》的“jomo g'ari alin”在《喀木地方一统志》中则略写为“jomo alin”；其余4座山名，则不仅有略写的情况，满文用词也不尽相同：公喇冈里山，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位于桑阿充宗城西南235里,《皇舆全览图》的标注"gungen g'angri alin"与此吻合,因此判定两者为同一山;噶尔布冈里山,位于桑阿充宗城东南230里,《皇舆全览图》的标注"k'ata g'arbu hada"大致与此吻合,且均出现"g'arbu"一词,因此判定两者为同一山;噶穆布鼐山,位于里塘城西南160里,《皇舆全览图》的标注"gambunai hada"(噶穆布鼐峰)大致与此吻合,因此判定两者为同一山;喇穆立冈里山,位于里塘城西南180里,《皇舆全览图》的标注"g'angri lamar alin"与此大致吻合,且在"gambunai hada"以西很近处,因此判定两者为同一山。此外,《皇舆全览图》还标注了《喀木地方一统志》没有单列、只是在介绍河流时有所提及的4座山以及无载的13座山、峰。

(三)河(bira)

河名	《喀木地方一统志》	《皇舆全览图》
金沙江	buraicu bira	bureicu bira/gin ša giyang
潞江(怒江)	oilcu bira	nugiyang
澜沧江	lacu bira	lacu bira/lecu bira/lan dzang giyang
龙川江	bo dzangbu bira	龙川江
雅砻江	niyakcu bira	鸦礲江
匝楚河	dzacu bira	dzacu bira
多克楚河	dokcu bira	dokcu bira
里楚河	licu bira	lico bira
敦楚河	dencu bira	dencu bira
硕楚河	šocu bira	šocu bira
鄂宜楚河	oicu bira	oicu bira

《皇舆全览图》中还标注了其他一些河流,是《喀木地方一统志》中所没有的,兹列一表:

《皇舆全览图》	《喀木地方一统志》	《皇舆全览图》	《喀木地方一统志》
mecu bira	无	omco bira	在介绍拉楚河时提及此河,写作omcu
oicurgu bira	在介绍尼丫克楚河时提及此河	barcu bira	无
dzacu cicirhana bira	无	macu cicirhana bira	无
minakcu bira	无	siyecu bira	无
cukna bira	无	dza cicirhana bira	在介绍尼丫克楚河时提及此河
mamu cicirhana bira	在介绍尼丫克楚河时提及此河	kuk'uk baha cicirhana bira	无
det kundulen bira	无	tomdatu kundulen bira	无
dara kundulen bira	无	niocu bira	无
sok oicu bira	无	sok bira	无
ike akdam bira	无	gergi bira	无
bacu bira	无	macu bira	在介绍敦楚河、硕楚河时提及此河
basangbu bira	无	momcu bira	无
loocu bira	无	g'akbu dzangbu bira	无
dzocu bira	无	codomcu bira	无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根据以上两表可以看出，《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的11条河流，《皇舆全览图》都有标注，且其中6条的满文名字完全一致。《皇舆全览图》的“bureicu”“lecu”和“lico”，显系“buraicu”“lacu”和“licu”的满文异写。“bo dzangbu bira”和“niyakcu bira”，《皇舆全览图》中未标注这两个满文名称，只用汉文标记了“龙川江”和“鸦礲江”。此外，《皇舆全览图》还标注了《喀木地方一统志》没有单列、只是在介绍河流时有所提及的5条河以及无载的23条河。必须指出的是，《皇舆全览图》多标记的这些河流，多是大河支流或大河不同段有不同名称所致。不过仍可以说明，《皇舆全览图》在标记河流方面更胜一筹，展示的地理信息更为丰富。不过从满文写法来看，《喀木地方一统志》要更加规范。

（四）寺庙（sy. miyoo）

寺庙名	《喀木地方一统志》	《皇舆全览图》	《喀木地方一统志》	寺庙名	《皇舆全览图》
顺化寺	šūn hūwa sy	无	持戒寺	cyi giye sy	无
净修寺	jing sio sy	无	清净寺	cing jing sy	无
崇化寺	cung hūwa sy	无	静修寺	jing sio sy	无
叉木多庙	camdo miyoo	camdo miyoo	扎牙查史垂宗庙	jaya jasi coidzung miyoo	无
图斯丹扎穆禅林庙	tusdan jamcan ling miyoo	tucin camciyan ling miyoo	索克詹丹衮庙	sok jandangun miyoo	sok jendagun miyoo
毕雅穆巴尔庙	biyambar miyoo	无	塔巴拉克庙	tabarak miyoo	无
噶勒丹萨野珠林庙	g'aldan saye ju ling miyoo	无	达耶达衮庙	dayedagun miyoo	无
类乌齐庙	r'iwecyi miyoo	r'iwece miyoo	薄春多庙	bo condo miyoo	无
嘉璞克庙	jiyapuk miyoo	无	噶尔丹厄立耶林庙	g'aldan eliyeling miyoo	无
隆堂珠拉母庙	lungtang julam miyoo	无	噶尔丹桑甘林庙	g'aldan sanggan ling miyoo	无
匝衮顶庙	ts'agun ding miyoo	无	噶喇穆庙	g'arm miyoo	无
吉垂迪衮庙	jioi coidi gun miyoo	kioi coidigun miyoo	噶尔丹萨姆丕林庙	g'aldan sampin ling miyoo	sampil ling miyoo
拉冈鼎庙	lag'ang ding miyoo	lag'angding miyoo	弥立色尔顶庙	mili serding gun miyoo	mili miyoo
噶尔丹沙忠空库尔林庙	g'aldan šajob kiongkur ling miyoo	无	敦多布尔庙	dondob ling miyoo	无
匝勒珠母林庙	ts'uljum ling miyoo	无	扎牙庙	jara miyoo	无
扎木敦庙	jamdon miyoo	jamdun miyoo			

《皇舆全览图》中还标有5座寺庙，为《喀木地方一统志》中所无，分别为“佳庙jiya miyoo”“崇古尔庙congk'ur miyoo”“毕克朔忒庙bikrsot miyoo”“颜顶衮庙yandinggun miyoo”和“桑达木庙sangdam miyoo”。

《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了31座寺庙，《皇舆全览图》只标记了其中的9座，而满文写法完全一致的只有叉木多庙1座，其余写法不一致的8座，有3座写法差异较大。其一为图斯丹扎穆禅林庙，该庙位于里塘城附近，《皇舆全览图》标注的“tucin camciyan ling miyoo”位于里塘城北的里塘草原上，与《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差异不甚大，且“camciyan”与“jamcan”读音、写法均有类似之处，因此判定二者为同一座庙；其二为弥立色尔顶庙，该庙位于里塘城以南330里，《皇舆全览图》标记的“mili miyoo”方位与《喀木地方一统志》完全吻合，可以确定系“mili serding gun miyoo”的略写；噶尔丹萨姆丕林庙位于里塘城西南300里，《皇舆全览图》标记的“sampil ling miyoo”方位与此一致，显系“g'aldan sampin ling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miyoo"的略写和异写。此外,《皇舆全览图》还标注了《喀木地方一统志》缺载的5座寺庙。总之,就对寺庙的记载而言,《喀木地方一统志》要比《皇舆全览图》详细、准确得多。

(五)岭(dabagan)

岭名	《喀木地方一统志》	《皇舆全览图》
弩卜公拉岭	nub gungla dabagan	wei k'am jecen bergelan dabagan
沙鲁拉岭	šarula dabagan	šarula dabagan
噶克冈里岭	g'akla g'angri dabagan	无
疆固拉岭	jiyanggula dabagan	无
玛木拉岭	mamula dabagan	无
朗萨尔拉岭	langsarala dabagan	无
多色宜拉岭	doseila dabagan	无

《皇舆全览图》中还标注了其他一些岭,是《喀木地方一统志》中所没有的,兹列一表:

《皇舆全览图》	《喀木地方一统志》	《皇舆全览图》	《喀木地方一统志》
bodola dabagan	无	molamg'ang dabagan	无
eila dabagan	无	sola dabagan	无
jedzeg'ang dabagan	无	r'eliyab dabagan	无
g'ala dabagan	无	cundo dabagan	在介绍薄藏布河时提及此岭,写作condo dabagan
šeri gungla dabagan	无	yorila dabagan	无

《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岭7座,其中《皇舆全览图》标注的有2座,沙鲁拉岭的记载二者完全吻合;弩卜公拉岭,《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它位于达尔宗城西北300里,为卫、喀木之分界。《皇舆全览图》标记了"wei k'am jecen bergelan dabagan",意为"卫、喀木分界之博勒葛兰岭",同样是卫、喀木之分界,且博勒葛兰岭的方位与弩卜公拉岭吻合,因此推定弩卜公拉岭就是博勒葛兰岭。《皇舆全览图》还标注了《喀木地方一统志》没有单列、只是在介绍河流时有所提及的"cundo dabagan"(春多岭)以及无载的9座岭。关于岭的记载,《皇舆全览图》更详细一些,二者可以很好地互补。

(六)桥(kiyoo)

桥名	《喀木地方一统志》	《皇舆全览图》
索克萨母木桥	sok sam moo kiyoo	sam kiyoo
扎木牙萨母巴桥	jamya samba kiyoo	sabuya amba kiyoo
扎史达克匝穆桥	jasi dakdzam kiyoo	jasi daksam kiyoo
达克龙桥	无	daklung kiyoo①

《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了3座桥梁,比《皇舆全览图》少了1座。索克萨母木桥,位于索克宗城以南70里,《皇舆全览图》的"sam kiyoo",位于索克宗城以南偏西方向,大致与《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吻合,且其附近又标有"sok oicu bira",因此推定"sam kiyoo"系"sok sam moo kiyoo"的略写。扎木牙

① daklung kiyoo位于《皇舆全览图》五排五号,达尔宗城西南方向,经度30—31,纬度西21—22之间。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萨母巴桥,《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为喀喇乌苏之桥,在罗隆宗城东北80里。《皇舆全览图》的"sabuya amba kiyoo",位于罗隆宗城正北位置,且距离罗隆宗城较近,与《喀木一统志》的记载有较大偏差。但二者满文读音毕竟接近,且方位并无根本差别,因此断定"sabuya amba kiyoo"就是"jamya samba kiyoo"。扎史达克匝穆桥,《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为拉楚河之木桥,在匝坐里冈城东北120里。《皇舆全览图》的"jasi daksam kiyoo",共有两座,均位于拉楚河上,其中一座位于匝坐里冈城东北方向,与《喀木地方一统志》吻合;另一座位于匝坐里冈城东偏南方向,应是另一座桥。

(七)渡(dohon)

渡名	《喀木地方一统志》	《皇舆全览图》
达颜崇古尔渡	dayan cungkur dohon	tan cunggur dohon
则诸速渡	dzei jusu dohon	dzei dohon
墨普卓克渡	maipu jok'e dohon	无
毕尔麻诸速穆渡	biram jusum dohon	biram jusu dohon

《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了4个渡口,《皇舆全览图》标注了其中的3个,但满文写法均略有差异。达颜崇古尔渡,《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为木鲁乌苏牛皮船渡口,在滚卓克宗城以北380里。《皇舆全览图》的"tan cunggur dohon"(覃崇古尔渡)方位在滚卓克宗以北略偏东,与《喀木一统志》记载大致吻合,证明"tan cunggur dohon"就是"dayan cungkur dohon"。则诸速渡,《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为木鲁乌苏牛皮船渡口,在巴城西南70里。《皇舆全览图》的"dzei dohon"(则渡)的方位大致与《喀木地方一统志》吻合,说明"dzei dohon"系"dzei jusu dohon"的简化,省略了"jusu"一词。毕尔麻诸速穆渡,《皇舆全览图》记载为"biram jusu dohon","jusum"中脱漏了"m"这一字母。

通过上文的比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喀木地方一统志》与《皇舆全览图》共享很多地理信息,多数内容吻合,同时另有一部分地理信息为各自独有。大体而言,《皇舆全览图》标注山、岭、河等自然地理信息更为全面,《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寺、庙、渡等人文地理信息更胜一筹,二者可以形成有效互补。通过二者的结合,可以构建出一幅清廷对喀木地区地理认知的完整图景。从满文写法来看,《喀木地方一统志》比较标准,且其汉译音明显为康熙《大清一统志》所继承,而《皇舆全览图》的略写、异写情况比较多。笔者正是通过这一点,推断铜版《皇舆全览图》的完成时间,要略早于《喀木地方一统志》,后者在进行抄写时,满文地名是经过规范化处理的。

三、《喀木地方一统志》的成书与清廷对西藏的经营

通过上文的论证,可以确定《喀木地方一统志》是现存最早的、最完备的有关康区的地理志书。① 这说明清廷对康区有着非常翔实的地理认知。它的成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简而言之,它主要与康熙朝清廷对西藏的经营密切相关,同时和康熙帝个人爱好也有一定关系。

(一)康熙前中期对中甸、打箭炉的重视

明末清初,和硕特部消灭白利土司后,实际控制了喀木地区,当时清廷势力尚无力深入。但在清廷平定南明政权,统治趋于稳定之后,开始关注喀木。尤其是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后,平西

① 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长期研究西藏方志,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他认为成书最早的清代西藏方志著作是《藏纪概》,成书时间在雍正五年前后。参见赵心愚:《〈藏纪概〉现流传版本中的两个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79页。但显然,满文《喀木地方一统志》才是成书最早的清代西藏方志著作。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王吴三桂频繁与五世达赖喇嘛沟通,引起了清廷的警惕。

康熙帝曾遣使者员外郎拉笃祜、喇嘛丹巴德穆齐赴西藏,请五世达赖喇嘛派遣军队进入云南,协助平定吴三桂,但这一请求为达赖喇嘛谢绝。使者在转述达赖喇嘛话语时说:"我(指五世达赖喇嘛)本喇嘛,惟当诵经,祝佑圣躬康豫,威灵远播,国祚绵长,吴三桂之日殄灭。其杨打木、结打木二城,原系我三噶尔麻之地,今为吴三桂所夺,我即遣兵攻据。若吴三桂势穷而来,我当执而送之。"①此处提及的"结打木",即《喀木地方一统志》中的"节达穆城",为中甸;"杨打木",即"小中甸",它们都属于喀木。②

在与吴三桂作战期间,康熙帝屡次遣人赴打箭炉、中甸等地进行侦查,以获取军事情报,他对此非常重视。在派遣赴打箭炉侦察人选时,康熙帝特意嘱咐"应选堪用之员,如喇都浑其人者,遣往彼地,不时侦探"。③在遣兵镇守中甸时,上谕"中甸最为要地,从前鹤庆、丽江虽设总兵官一员,令其兼辖中甸,但无专汛官兵,似犹可虑。其移文大将军贝子章太、赖塔、将军总督赵良栋、巡抚王继文、提督桑峨,酌量遣拨绿旗官兵前往镇守"。④

这说明,早在平定"三藩"时,康熙帝就非常清楚喀木在其中扮演的战略地位。不过,此时清廷尚没有直接控制喀木地区,尤其是处于汉藏门户地位的打箭炉仍处于西藏治下。清廷一直试图控制打箭炉,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与西藏进行了勘界;康熙三十八年(1699),发生打箭炉纠纷,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解决打箭炉纠纷之后,才最终把打箭炉纳入版图。在处理打箭炉纠纷过程中,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满文档案,在这些满文档案中,多次提到了"k'am"⑤。

打箭炉纳入版图,对清廷有着重要战略意义。打箭炉为内地进出藏区的门户,只有占据了打箭炉,才能以此为基地经营西藏。《喀木地方一统志》全书没有以打箭炉为中心,而是以巴城(巴塘城)为中心,恰恰说明了在打箭炉纠纷解决后的20年时间内,作为喀木最东之地的打箭炉已经为清廷牢牢掌控,自然再无详细记载的必要,只是在介绍河流、山岭、渡口时有所提及。巴城作为喀木的适中之地,为进藏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全书以巴城为中心。

由此可见,早在康熙前中期,清廷就非常重视喀木的地位。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注重对中甸情报的收集;将打箭炉纳入版图后,更为进一步经营喀木奠定了基础。

(二)清廷对喀木宗教的影响

喀木为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之一,其宗教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和苯教等并存。由于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地位,格鲁派在喀木占据比较突出的地位。清廷深知这一特点,故注重对喀木施加宗教影响,这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封赐六世济咙呼图克图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六世济咙活佛名济咙工曲尼玛(满文写作jirung awang guncuk nima,音译为济咙阿旺贡楚克尼玛),生于波密,11岁时随五世达赖喇嘛受沙弥戒,在西藏拥有很高声誉。后来他曾受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邀请,至噶尔丹军中诵经弘法。清军击败噶尔丹后,六世济咙活佛返回西藏。康熙帝为此多次诘责第巴桑结嘉措,要求把济咙送到北京。但此后,康熙帝出于更加长远的考虑,原谅了济咙活佛,不但没有

① 《清圣祖实录》[Z]卷48,康熙十三年七月壬申。

② 参见邓锐龄:《结打木、杨打木二城考》[J],《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第32—33页。此文详细考证了结打木、杨打木二城,颇可参考。

③ 《谕遣能员往打箭炉侦察防御并着各处督抚搜查吴三桂与达赖喇嘛交通书札》,康熙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第2册,第260页。

④ 《谕兵部遣官兵镇守中甸》,康熙二十年十月初五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第262页。

⑤ 石岩刚:《清前期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权力在西藏的推进——以〈清内阁蒙古堂档〉满文文书为中心》[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该论文第4章为"清前期中央政府在川藏边界的权力推进——以打箭炉纠纷为中心",全面完整地分析了打箭炉纠纷的始末,并披露了相关满文档案及翻译,可资参考。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把他处死,反而封赐他为呼图克图。①

康熙四十二年,清廷将喀木的6座寺庙赏赐给济咙活佛。西藏档案馆藏的汉文敕谕记载了这6座寺庙的汉文名字,分别为持戒寺、净修寺、静修寺、清净寺、顺化寺、崇化寺。这6条敕谕内容均相同,兹以持戒寺为例录文:"皇帝敕谕持戒寺喇嘛:兹济隆呼图克图为尔等恳请敕谕,朕特加恩颁给尔等,其朝夕焚修,清净守戒,慎勿违朕命,以隳尔释教。故谕。"②康熙帝对这样一位曾损害过清廷利益的活佛如此礼遇,无疑有利于赢得西藏僧俗的好感,增加清廷在西藏的宗教影响力。

这些事实,在《喀木地方一统志》中记载得相当详细,下面仍仅列举持戒寺一例:"在罗隆宗城之南五十里。已历五百年,由宗喀巴之受戒喇嘛白钟布喇嘛修建,取名沙埔克东阿卡达尔杰林。济咙阿旺贡楚克尼玛呼图克图扩建,康熙四十二年敕名持戒寺。喇嘛一百七十人。"《喀木地方一统志》的记载与康熙帝敕谕能够吻合。

康熙四十二年敕谕和《喀木地方一统志》对6座敕名寺庙的记载,还有助于解决济咙活佛受封为"呼图克图"的时间问题。关于济咙活佛受封为"呼图克图"的时间,历来有所争议,有康熙五十八年说、雍正七年说等,土呷认为可能是康熙四十二年,但不确定。③而在康熙帝敕谕及《喀木地方一统志》中,频繁出现"济咙呼图克图""济咙阿旺贡楚克尼玛呼图克图"等字样,说明济咙活佛受封为"呼图克图"的时间为康熙四十二年是确凿无误的。

《喀木地方一统志》详细记载了31座寺庙,正说明清廷对喀木宗教形势非常关注,敕名寺庙更是清廷影响深入喀木宗教的具体体现。

(三)喀木在18世纪初西藏政治、军事和宗教舞台的地位

18世纪初,西藏处于多事之秋,政治、军事、宗教形势发生了一系列剧变,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进程。而喀木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以达赖喇嘛的名号掌握权力达15年之久。第巴桑结嘉措的擅权,激化了与和硕特贵族的矛盾。1705年,和硕特汗廷的拉藏汗袭杀第巴桑结嘉措,引发西藏政局震动,后称为1705年西藏事变。④拉藏汗掌握西藏实权后,废除了第巴桑结嘉措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转而自己立了一位新达赖,法号益西嘉措。然而,这一举动未收到预期效果,西藏僧俗坚持认为仓央嘉措是真达赖,益西嘉措是假达赖。仓央嘉措在行至青海途中圆寂后,西藏格鲁派贵族为对付拉藏汗,依据仓央嘉措的一首诗"洁白的仙鹤,请把双羽给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理塘就回",在理塘新寻找了一位呼毕勒罕,即后来的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

理塘是川藏大道的必经之地,其战略地位本就非常重要,在有了新的呼毕勒罕以后,立即成为清廷密切关注的焦点。清廷很早就密令四川提督等官员打探情报,尽早预备。议政大臣苏努在奏折中说:

> 八月十七日,青海贝勒戴青和硕齐察干丹津之子扎郎阿扎西盆苏克本人率德尔格特、崔木塔尔、德松三处千余兵丁,向我理塘前来……又查得,先前,据住打箭炉之喇嘛罗卜藏董罗布格隆等及住理塘之达尔扎和硕齐等报称,达彦台吉所属之瓦苏、昌达尔地方之两伙人,拦路抢劫藏商,理塘地方之人马被掠百余匹,故额尔克济侬等欲用兵。⑤

康熙五十六年(1717),又发生了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遣大策凌敦多布率领6千精兵经和田

① 有关六世济咙活佛的简要生平,可参考李德成:《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述略》[J],《中国藏学》2011年第S2期,第71—72页。有关济咙活佛曾在噶尔丹军中的事迹,可参考王思治:《17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A],王思治:《清史述论》[C],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下册,第470—474页。

② 《颁给持戒寺喇嘛敕谕》,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5册,第2124页。

③ 土呷:《昌都清代的四大呼图克图》[J],《中国藏学》2001年第4期,第48页。

④ 关于1705年西藏事变的研究,可参考乌云毕力格:《1705年西藏事变的真相》[J],《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第82—91页。

⑤ 《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西藏青海纷争四川提督等应预备折》,康熙五十四年十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65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进入西藏,袭杀拉藏汗的事件,引起清廷震动。康熙帝最终决定采用武力驱准保藏。因此,四川成为清军备战的前线,战略地位再次升级。都统法蜡、巡抚年羹尧等"自川省备兵以来,凡西藏情形信息,无不留心体察"①,特别重视搜集理塘、巴塘等地的情报。康熙五十七年(1718)九月,康熙帝由于对西藏形势及准噶尔部军事实力估计不足,第一次派遣的色楞、额伦特在喀喇乌苏全军覆没。康熙帝对第二次驱准保藏作了更加周密的安排,他派遣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指挥。清军兵分两路,延信率主力从青海出发,噶尔弼从四川出发。噶尔弼一路虽不是主力,但仍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大大牵制了准噶尔部兵力,为清军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在进军过程中,他命岳钟琪等人沿途招抚理塘、巴塘等地番众,将里塘、巴塘等地纳入清廷直接统治之下。

以上通过对18世纪初西藏政教、军事形势的简要叙述,可以看出喀木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时期西藏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真伪"六世达赖喇嘛"事件、清廷驱准保藏战争等,都与喀木紧密相关。

《喀木地方一统志》的诸多记载,都可与上述历史背景相互印证。《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的13座城,详细注明了宗本、定本、人口和军队数目,说明清廷对喀木的军事力量格外关注。噶桑嘉措诞生地理塘,恰恰是《喀木地方一统志》记载的最后一座城。在记载山岭、津梁的时候,都注明了该山岭、津梁是从哪至哪的必经之路,这说明清廷对喀木的交通情形非常了解,知道这些山岭、津梁是扼要之地。魏源《圣武记》记载,噶尔弼在从四川进军过程中,"进至察木多,夺洛隆宗三巴桥之险"②。"三巴桥",无疑就是《喀木地方一统志》中的"扎木牙萨母巴桥"。上文征引的议政大臣苏努奏折曾提及戴青和硕齐、达彦台吉等人,这些和硕特贵族的属人信息在《喀木地方一统志》最后也有记载。

正是由于喀木在18世纪初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清廷对其格外关注,重视相关情报信息的搜集,因此促成了《喀木地方一统志》的翔实记载。

(四)康熙帝对河源探索的喜好

《喀木地方一统志》的形成,还与康熙帝个人对河源探索的喜好相关。康熙帝非常重视地理知识的获取,尤其对河源探索的兴趣经久不衰。早在康熙十二年,康熙帝在翰林院诏试词臣时,考题之一便是"河源考"。③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帝派遣侍卫拉锡等探视黄河河源,要求拉锡等"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④。康熙四十七年,为绘制《皇舆全览图》,开始对各地进行实地测绘,其中自然包括河流。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帝发布了一个长篇上谕,总结了其关于河源探索的成果:"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⑤

众所周知,中国的大河多发源于青藏高原,其中要么发源于喀木,要么流经喀木。在这份上谕中,康熙帝历数了诸河源头,其中涉及喀木的就有不少:

> 岷江之源,出于黄河之西巴颜哈拉岭七七喇哈纳,番名岷尼雅克撮……金沙江之源,自达赖喇嘛东北乌尼尹乌苏峰流出。乌尼尹乌苏峰,中华谓之乳牛山也,其水名穆鲁斯乌苏,东南流入喀木地。又经中甸入云南塔城关,名金沙江。至丽江府,又名丽江……澜沧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格尔?杂噶尔山,名杂褚河;一源于济鲁肯他拉,名敖母绰河。二水?于察木多庙

① 《法蜡年羹尧奏报拉藏汗被害情形折》,康熙五十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第321页。

② 魏源:《圣武记》[Z],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09页。

③ 参见马子木:《清朝西进与17—18世纪士人的地理知识世界》[J],《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该文详细梳理了士人对河源问题的关注过程,展现了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初期政治与学术交互的场景,可资参考。

④ 《清圣祖实录》卷217,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丁卯。

⑤ 《清圣祖实录》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云南境，为栏沧江……澜沧之西为喀喇乌苏，即《禹贡》之黑水，今云南所谓潞江也。其水自达赖喇嘛东北哈拉脑儿流出，东南流入喀木界，又东南流入怒彝界，为怒江。入云南大塘隘，更名潞江……潞江之西为龙川江。龙川江之源，从喀木所属春多岭流出，南流入云南大塘隘，西流为龙川江……①

这些河流，在《喀木地方一统志》中均有记载。通过对比康熙帝上谕和《喀木地方一统志》可以发现，康熙帝上谕中，除了误把雅砻江当作岷江外，对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龙川江等的描述均与《喀木地方一统志》基本吻合。考虑到康熙五十九年时，康熙帝年事已高，把雅砻江误当作岷江，应并非他不掌握正确知识，而很可能仅是出于记忆错误所致。由此观之，康熙帝个人对河源探索的喜好，催生了清廷官方对河源的详细记载，这在《喀木地方一统志》和《皇舆全览图》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而这些经过实地考察后的记载，反过来又被康熙帝吸收，成为了他本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当然，康熙帝作为雄才大略的君主，对河源的探索虽然是他个人兴趣，但又绝不止于他个人兴趣，而是与他构建“大一统”国家的努力相关。

四、结语

满文《喀木地方一统志》成书于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之间，是目前所知关于清代西藏最早的地理志书。它是康熙《大清一统志》喀木部分的直接史料来源，且记载远比后者详细、准确。《喀木地方一统志》与《皇舆全览图》各有千秋，它们共享很多地理信息，同时又有一部分内容为各自独有，通过二者的结合，可构建出康熙朝中后期清廷对喀木地理认知的完整图景。

《喀木地方一统志》的成书并非偶然，而是和康熙朝清廷对西藏的经略密切相关。喀木位于汉藏之间，是内地进出西藏的必经之地，川藏大道上的重要节点打箭炉、理塘、巴塘，都是喀木的重要城市。康熙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正是通过一系列事件，使得康熙朝晚期终于把西藏纳入清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而喀木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康熙帝对河源探索一直保有兴趣，其探索成果集中体现在《喀木地方一统志》中。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催生了《喀木地方一统志》的出现，这代表了清前期官方对喀木认知程度的巅峰。

从此个案也可看出，满文文献对研究清代边疆史地的重要性。满文《喀木地方一统志》的记载，胜于广为流传的《大清一统志》。本文或可视为对发掘满文文献史料价值的一种尝试。

[本文责任编辑　张宁]

[作者简介]张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① 《清圣祖实录》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